

我是我，你是你：談人心不可測

余創豪 Chong Ho Yu (Alex)

[chonghoyu@gmail.com](mailto:chonghoyu@gmail.com)

很多年前我前往加拿大旅遊，導遊問我的職業是什麼，我回答她自己的研究領域是心理學，她笑著說：「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對不對？」這是許多人對心理學家的印象。其實恰恰相反，我從心理學裡面所學習的原則是：不應該以模糊的證據去判斷他人的想法。

### 蔣介石的笑容

不過，筆者發現很多人都以為自己可以走進人家的腦袋，從而確切地知道他人的想法。昨天我看了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節目【海峽兩岸】，該集的話題是關於 1949 年蔣介石如何在他的家鄉度過最後一個農曆新年，這一次的主講嘉賓是台灣作家王丰，主持人問王丰在那個時候蔣介石的心情會是怎樣，王丰說，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成為總統，但蔣介石認為，最壞的情況將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劃江而治。王丰顯示一張蔣介石於農曆新年舉行婚禮時大笑的照片，王丰作出這種解釋：蔣介石笑得很開心，因為他相信他仍然可以保住自己的政權。我聽了他的解釋後也笑了起來，一個人即使是心情不愉快，甚至是陷於焦慮當中，可能他仍會在過農曆新年和參加別人的婚禮時禮貌地露出笑臉。王丰怎麼會知道蔣介石笑的原因是他相信政權可以延續？

### 裝瘋而逃避法律制裁？

從某種意義上說，心理學比自然科學更困難，因為我們不能對人的心靈作出直接觀察和測量。最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播出了一系列名為【世紀罪案】的紀錄片，其中兩個案件是 1981 年約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試圖暗殺列根總統，和 2001 年安德烈·耶茨（Andrea Yates）謀殺了自己的五個孩子。

在這兩樁案件中，庭審的焦點是：疑犯是否瘋狂到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還是有意識地犯罪。控辯雙方都聘請了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來支持自己的立場，不用說，辯方的精神報告認為疑犯完全瘋狂，而控方報告則宣稱他們是理智的，應該對其行為負責。最後欣克利和耶茨因被定為精神錯亂而獲判無罪，隨後他們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我並不驚訝於不同的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生會對欣克利和耶茨的精神狀態得出兩個相反的結論，不管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理論是多麼成熟，專家能做的頂多是猜測，他們不能走進疑犯的腦子裡面，清楚地知道究竟發生了怎麼事。很多人都對判決結果感到憤怒，因為犯罪分子可能裝瘋

而逃避法律制裁。但我相信，在講求人權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堅守寧縱毋枉的原則，如果我們不能確定欣克利和耶茨的精神狀態，司法系統就不能像對待罪犯般處決他們。

### 為什麼人有自我意識？

負責任的學者會承認自己不知道什麼。今天我參加了一個研討會，主講嘉賓是詹妮弗·歐奧列（Jennifer Ouellette），這個講座是為了宣傳她的新書【我，我自己和為什麼：搜索自我的科學】（Me, Myself and Why: Searching for the Science of Self）。在這本書中，她探討構成自我形象的因素，和解釋我們行為的方式。她的演講側重於迷幻藥如何影響自我感知，由於藥物可以改變我們的大腦狀態，故此她認為心靈就是物質（大腦神經元）。

但在神經科學和心理學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大腦機制如何能產生一個獨特，持久和主觀的個人意識呢？為什麼一個長期昏迷的人在醒過來後，會知道自己是昏迷前的同一個人呢？她直言不諱地說：「我不知道。」我不同意「心靈就是物質」這觀點，我相信我們的心靈有某種超越物質的成份。不過，我很欣賞她的坦白，她坦言自己不知道人類如何能有自我意識，這就是我們無法知道對方心意的主要原因，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立的自我，你是你，我是我，你的心不是我的心，我的思想不是你的思想，即使一對情人心心相印，這仍然是兩顆心，最終，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林子祥的名曲【千枝針刺在心】作出了非常透徹的描繪：「一顆心一顆心插著針，它的痛苦有誰問？」

###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已故的梁志強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基督教領袖之一，他不喜歡論斷人，相反，他總是將「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基於這個原則，他呼籲教會成員即使見到表面證據，也不要隨便指責對方。有一次他用了這個例子：當人們告訴你梁志強去了賽馬場，您的直接反應可能是他去投注，但真相是他去那裡找朋友。在美國定居之後，我發現梁志強的這個例子很有意思，有些人可能會很多次在賭場看到我，事實是：我去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度假村觀看表演和吃自助餐。

梁志強還用了這個例子：當你看到一個教會成員吸煙，你可能會很反感。不過，他的行為可能有其他合理的解釋，他可能有病，需要吸一些藥物來減輕他的痛苦。很多年前梁先生在香港講這個例子，當時我覺得這解釋很牽強，但今天我知道這完全是可能的，最近美國爭論大麻應否全面合法化，在執筆之際，美國二十個州和華盛頓首府許可大麻用於醫療，有些患上老年癡呆症、關節炎、偏頭痛、多發性硬化症的病人在吸食大麻後會消除痛苦。我不是說我支持大麻合法化，我的意思是，梁志強不是無中生有。

讓我們來看看另一種情況：有一天，你走進一個房間裡，看到一位男性朋友和一個裸體的女人在一起，你可能會往最壞方面去想像發生了什麼事，但這情況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釋：他可能正在上人體素描班，而那個女人是他的模特兒。在沒有獲得進一步的資料之前，我們不應隨便下判斷。

## 結語

心理學有許多分支，我的專業是心理測量，我的訓練要求我尊重數據和邏輯，不要妄下結論。心理學研究不是一份工作而已，它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待人處世的態度，這專業精神應該超越象牙塔，應該被應用到生活的其他層面上。然而，幾乎每天我都看到很多人匆匆地下結論，例如有些人只是通過閱讀報紙，看電視，或瀏覽互聯網來分析時事，於是他們作出強烈的道德判斷，斷言不符合自己政治觀點的人必有邪惡的動機或者陰謀，好像他們可以透視人心。一些人只聽說過關於他人的部分故事或片面之詞，之後便使用想像力和「想當然耳」的邏輯去製造非事實。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因為這些人包括了基督教學者。基督徒聲稱我們相信絕對真理，但是，若果我們不能尊重事實，沒有求真的心態，我不知道那句「相信真理」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可能每一次都得到完整的信息，而有多少資料才算足夠是很主觀的，我的意思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應該猜測。但是，在猜測時為什麼不承認這只是一個估計呢？為什麼不承認有一些事情自己並不知道呢？指控別人可能會令自己感覺良好，因為這會把自己放在一個道德制高點。然而，當我們自己受到不公正的指責時，我們又會有什麼感受呢？

2014.1.26